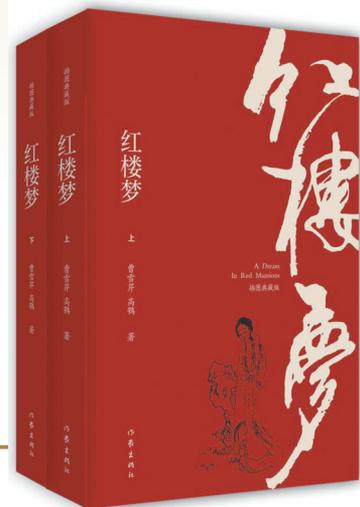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俞晓红： 《红楼梦》是值得用生命去阅读的书

俞晓红在成都 (张杰摄)



《红楼梦》

浸润红楼近五十载 红学界“年轻的老人”

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，《红楼梦》自诞生以来就没有过时之说，甚至在热点频出的网络时代，它依然是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重要谈资。不论是影视改编，还是高考语文试题编制，《红楼梦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发社会高度关注。在网络平台上，作家、学者解读、阐释《红楼梦》的音视频大量出现，拥趸众多。

2023年4月1日，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，选举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、《红楼梦学刊》编辑部主编孙伟科为第九届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。赵建忠、詹丹连任副会长，张云、俞晓红、曹立波、苗怀明当选副会长。在科技狂飙的当下，《红楼梦》研究遇到哪些新情况？红学家们在做着怎样的努力？近日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面对面专访来成都讲课的俞晓红教授。她分享了自己几十年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体会、心得，以及研究成果需要向受众广泛传输的见解等。她认为，解读《红楼梦》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，人人都可以讲，没必要去追究学术性高低，研究红楼梦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。

“从12岁那年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，到现在61岁了，我还在读，浸润在红楼世界里将近50年了。《红楼梦》是一本值得用生命去阅读的书，反过来它也能滋润你的生命。”俞晓红是安徽歙县人，在热爱读书的父亲的影响下，她很早就对《红楼梦》产生浓烈兴趣。

1982年，她从安徽师范大学本科毕业，论文主题就是《红楼梦》，次年发表在《红楼梦学刊》上。年仅21岁的俞晓红，由此进入红学研究界。1993年，她开始在大学开设《红楼梦》研究课，至今已出版《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》《王国维〈红楼梦评论〉笺说》等多部红学专著。

在圈内俞晓红有“年轻的老人”之称——对于老前辈来说，她算年轻人，但跟同龄人相比，她入行很早，资格“老”。除了专业研究，身为红学家的俞晓红教授还致力于《红楼梦》文化普及，连续多年到中学举办专题讲座，培训中学语文教师，深受欢迎。

打破学术与大众壁垒 为语文教育输送营养

很多70后、80后在中学课本上学过《红楼梦》，但都是片段式的，比如林黛玉进贾府、刘姥姥进大观园。现在则不同了。2017年，整本书阅读进入教育部高中语文新课标。2019年开始，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教材中，第七单元设置为“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”。这意味着《红楼梦》整本书“进教材”。

曾任7年中学语文教师的俞晓红敏锐地发现，中学语文教师当下面临一个教学难题：《红楼梦》整本书内容丰富、角度多元，如何在有限的9个课时里，帮助高中生把握好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的教学指导？“中学教师任务繁重，他们不大可能有时间专门深入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红楼梦》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，就可以通过相关渠道和方法输送给基础教育界。作为一位专业研究者，我很愿意尽自己的努力，来做一个打通的工作，促进学校之间的衔接。让专业研究成果，为中学教师提供学术滋养，成为鲜活的教育教学资源。后者的一线实践经验，也可以给前者深度研究带来诸多启发。”俞晓红说。

事实上，关于《红楼梦》如何进行“整本书阅读”的学习任务书和相关教辅资料，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十多种。俞晓红还专门找来看，并进行反思，“为什么这样的书能火，而一些中学老师却不愿意读红学家的书？可能是因为红学家的论著过于学术化，中学教师觉得与教学实际有距离。市场上相关任务书却比较接地气，可以短平快地帮到大家。”

带着这样的初心，俞晓红专门为中学语文教师写了一本专著《漫卷红楼：整本书阅读视野下的〈红楼梦〉研究》，2022年11月由人

民出版社出版。她在书中用清新明快的语言，对《红楼梦》中一种结构、两条主线、三重主题、五个关键情节、五组重要故事以及“人物形象的三维考察”等进行概括提炼和细致分析。她将自己几十年的红学学术功底融汇其中，启发广大读者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师更好地进行整本书阅读教学指导，更好地引导青少年对《红楼梦》的阅读从“碎片化”走向“整体化”。业内称之为“目前有关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研究中写得最好的一部”。

浸润红学研究多年，俞晓红也逐渐认识到，《红楼梦》的普及推广和学术研究一样重要，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入选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书目，为《红楼梦》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。“现在高考语文试题频频出现《红楼梦》，是一个明确的导向，就是希望大家重视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。”俞晓红说。

名著阅读 是一种高质量的“爱的教育”

记者：读高一的学生，一般是十五六岁的孩子。给这个年纪的读者讲《红楼梦》，会与成年人讲解有所不同吗？

俞晓红：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不应该低估孩子们的接受能力。曾有学者表达过这样的顾虑：对高一的学生讲整本《红楼梦》，“宝黛爱情”要不要讲？我说，为什么不讲啊，如果没有宝黛爱情，就没有《红楼梦》了。我是初二就开始整本书阅读《红楼梦》的，我没有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。而且，我认为，当学生真正读懂了“宝黛爱情”，反而能明白真正的爱情是一种高级的精神境界，是为对方着想的爱。所以名著阅读就是一种高质量的“爱的教育”。我这么一说，这位学者就很释然。

记者：浸润在《红楼梦》里近50年，您觉得自己的人生吸收了哪些营养？或者说，您阅读《红楼梦》，最深的感触有哪些？

俞晓红：不同年龄段的人读《红楼梦》会有不同的兴趣点。中学时代主要是关注青春生命，也包含爱情在内，为林黛玉哭。到了大学，正好受到中文系的专业教育，开始有自己的一些学术思考。《红楼梦》是两百多年前的作品，但曹雪芹在写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是超前的。所以很多精神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都能够深深地体会到。我在面对生活中的现象或者是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会从中获得精神支撑，或者受到一些启示。后来我从事高校行政工作，当过教学副院长，会遇到很多管理方面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王熙凤、贾探春的一些管理理念给我一些启发。我就会想，这个事情如果她们遇到，会怎么处理？《红楼梦》是小说，是文学，但里面有很多的哲学思考。我记得，资深红学家、学者蔡义江先生有一次在会议上说，他每读一次《葬花吟》，就要哭一次。当时他都70多岁了。我就在想，一个男



《漫卷红楼》书封

性学者在这么大年龄时，读到《葬花吟》为什么还会哭呢？应该不只是因为沉浸在诗作带来的感伤中，而是《葬花吟》促发了他的哲学思考。这是一首赞美青春生命的诗，是生命的赞歌，它有哲学的层次。

人工智能 暂不能替代人研究《红楼梦》

记者：当下，互联网科技发展很快。出现像ChatGPT这样的高级人工智能，对文艺创作、学术论文撰写等都带来不小的冲击。您觉得，这对《红楼梦》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？

俞晓红：ChatGPT出来以后，我们同学群就开始讨论了。我也立刻试用，试了好几天，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了。我问ChatGPT：曹雪芹是谁？答案很奇怪，不靠谱，有些信息还是错误的。但英语专业的教授就觉得很好，觉得能帮助大家搜集资料，指导学生写论文。我想，这可能跟它的资料库有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或许它的资料库越来越丰富，可能答案会越来越准确。但就目前，还是不行。

记者：像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和阅读，应该也有机器不能替代的部分吧。

俞晓红：是的。比如说，当你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阅读《红楼梦》，收获的是属于个性的、灵动的、鲜活的东西，这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。红学家吕启祥老师跟我说，晓红啊，60岁到70岁是你人生最好的年龄。退休后你有大量可支配的时间，你的学术积累比较深厚，人生经验也很丰富。研究《红楼梦》恰好需要这些，所以你会写出很多好东西。所以，我对未来十年的学术生命会有一个期待和规划。我不知道AI能不能完全取代我这些生命经验，至少目前还不能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刘珈汐